

海妖

大结局



SIREN
AND
PIRATE

饭卡 著



百万“饭团”翘首以待，《海妖》大结局完美归来！
一段大航海时代的惊艳罗曼史，爱的迷团终于解开！

国内最浪漫作家·饭卡·

带你领略海盗的世界，寻找永恒的爱传说。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海妖

大结局

SIREN AND PIRATE

饭卡 著

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妖大结局 /饭卡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5387-3683-0

I. ①海… II. ①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33896号

出 品 人 陈 琛

责任编辑 王默涵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国际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所有文字、图片和示意图等专用使用权为时代文艺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时代文艺出版社许可,

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

进行复制和转载, 违者必究

海妖大结局

饭卡 著

出版发行/吉林出版集团 时代文艺出版社

地址/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时代文艺出版社 邮编/130011

总编办/0431-86012927 发行科/0431-86012939

网址/www.shidaichina.com

印刷/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本/710*1000毫米 1/16 字数/264千字 印张/18

版次/2011年8月第1版 印次/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寄回印厂调换

序幕 舷窗外的呼唤 / 005

Chapter 01 土狼 / 009

Chapter 02 突尼斯的辫子姑娘 / 017

Chapter 03 锁链与尘埃 / 027

Chapter 04 钥匙 / 034

Chapter 05 交易 / 044

Chapter 06 维克多的诡计 / 052

Chapter 07 海盗之王的女人 / 060

Chapter 08 白色后宫 / 068

Chapter 09 女奴的教导 / 076

Chapter 10 郁金香发芽之前 / 087

Chapter 11 赴宴 / 098

Chapter 12 另一个海妖 / 106

Chapter 13 冒牌货和鞋垫 / 113

Chapter 14 15磅的转机 / 123

Chapter 15 伊利亚斯 / 132

Chapter 16 真夜里的太阳 / 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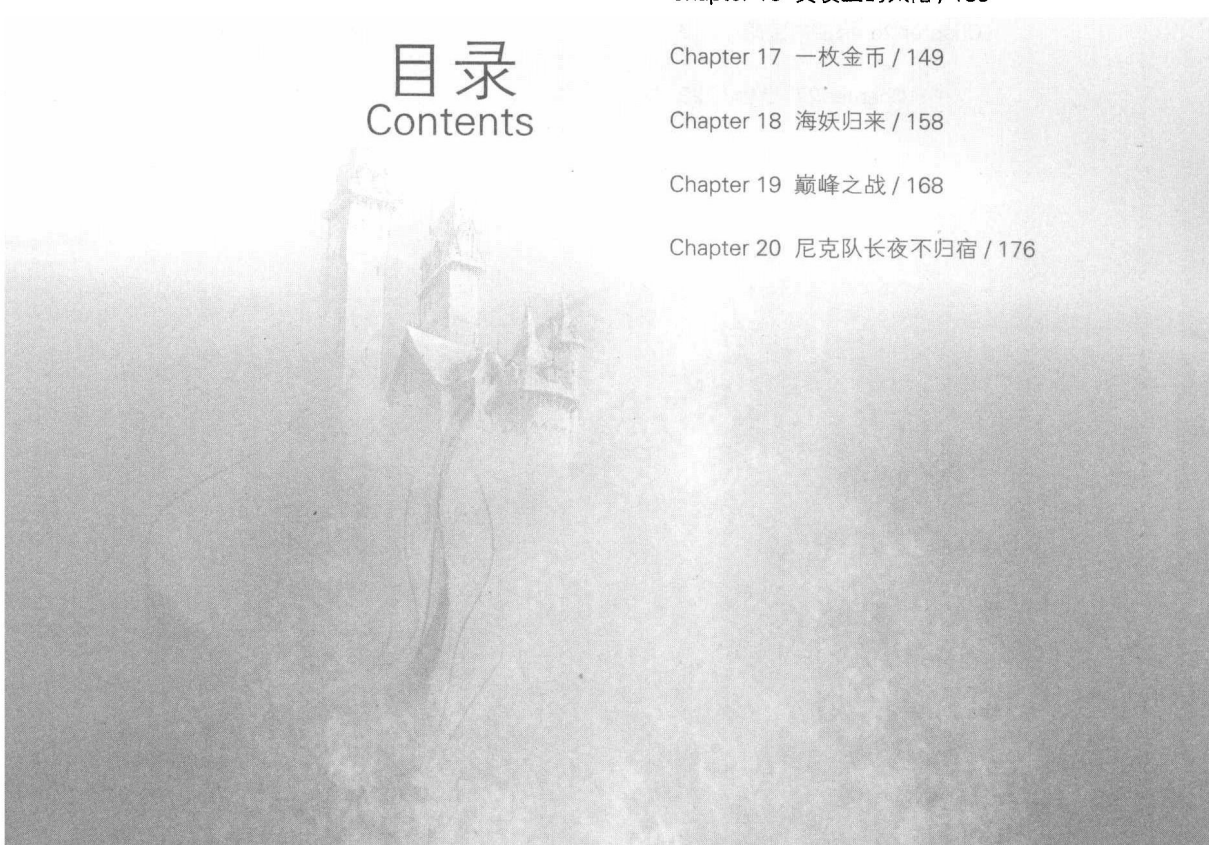
Chapter 17 一枚金币 / 149

Chapter 18 海妖归来 / 158

Chapter 19 巅峰之战 / 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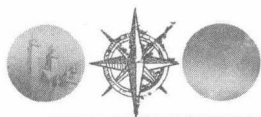
Chapter 20 尼克队长夜不归宿 / 176

目录 Contents



Chapter 21 / 公主VS公主 / 183	Chapter 28 乱局 / 237
Chapter 22 重回海上 / 191	Chapter 29 养寇自重 / 246
Chapter 23 一张藏宝图 / 198	Chapter 30 普雷韦扎海战 / 252
Chapter 24 大漠驼铃 / 205	Chapter 31 血案 / 258
Chapter 25 贝都因强盗 / 211	Chapter 32 扬帆新世界 / 266
Chapter 26 海盗的宝藏 / 219	番外 雪夜 / 271
Chapter 27 出轨 / 228	后记 / 282
	参考书目 / 283

目录 Contents



序幕 舷窗外的呼唤

一把巨大的锁头落在这扇门的把手上，宣告任何人不得入内。其实这是一间很好的屋子，它坐落在冥王号舰楼第二层，虽然面积不大，但有一扇小小的木框窗，通风良好，空气清新，即使在北非最热的夏天也有微风吹拂进去，是只有顶级船员才可以享受的单间。

房门上还嵌着一块巴掌大的铜牌，它在屋子被锁之前就在上面了，牌面擦得闪闪发亮，一柄小小的镰刀刻在上面。

这本来是一个惊喜，它将在战斗胜利之后被送给重回岗位的冲锋队队长。

工匠们按照船长的命令雕刻了门牌，桌子、床、杂物柜、洗漱的盆架、固定油灯的台座，所有家具都是为一个身材瘦小的人特别订制的，除了海妖，再没有一个人有资格住在这个为“最强之人”准备的单人间里。一切都准备得非常妥当，所有人都以为事情可以按部就班地进行，少年将带着胜利的骄傲和喜悦接受船长送的礼物。

但是海妖居然没有回来。

阿尔及尔的海底战场被仔细打捞，上千人沿着海岸线搜索了两个月，每一具被海水泡胀、腐烂变形的尸体都被抬到船长面前供他辨认。

没有，什么都没有，镰刀、遗骸，海妖从深深的海底浮现出来，又一次潜入那不可探知的世界，没有人能追踪它们神秘的足迹。

一个纵横四海的枭雄必定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物，大本营可以拱手让给西班牙人蹂躏，旗舰被打沉可以再换一艘。为了那个野心勃勃的目标，海



雷丁什么都可以抛弃，什么都能当作棋子，但这一次，他遭受了不能接受的损失。

阵亡列表和奖赏名单上都没有提到那个小小的身影，队长单人间也没有让给别人，只是落了锁。人们窃窃私语，说船长看不到尸体，就不会承认海妖已死。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又何止一个？渐渐地，冲上岸边的尸体只剩下鱼虾吃剩的碎块。

那么，他终于该死心了吧。

深夜，海上起了大风，暴雨倾盆而下。船体随着巨浪起伏，一会儿被抛上顶峰，一会儿被淹没至谷底。帆都收起来了，甲板降下铁栏和木板，盖住下面的炮舱和船员室。

天气情况大副完全能应付，海雷丁强迫自己休息，他很久没有睡过了，经常躺着清醒到东方渐明。海水和雨水混合在一起密集地敲打在舷窗玻璃上，大海奏出一首愤怒咆哮的乐章，在这种擂鼓般的节奏下，紧绷的神经反而能放松下来。

朦胧袭来，海雷丁觉得自己要睡着了，可在阵阵雷鸣和雨声中，他总觉得有种异样的声音在附近响动，凝神静听，却抓不住确切的来源。

啪嚓，啪嚓，啪嚓，轻轻的，小小的，好像有人赤脚走过甲板。

船长……

海雷丁立刻翻身坐了起来，下意识寻找木地板上熟悉的痕迹。她每次偷偷溜进来洗澡，不总是留下一串湿漉漉的小脚印？

船长……我没有……没有背叛过你……

“我知道！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背叛过！”海雷丁翻下床，四处搜索，大声回答这个轻到近乎缥缈的声音。

船长……我是……我是有用的吧？

“当然！你是最有用的，最乖，最厉害……好孩子，回来，马上回来！”

油灯映射下的房间影影绰绰，海雷丁踢开浴室门，空的；掀翻桦木柜，也没有。他是不是要所有人举着火把，设置放入食物和金子的牢笼，才能捕捉到这个缥缈的灵魂？



船长……船长……船长……

无形的灵魂轻声呼唤着，红发恶魔，海盗之王，这个在一切敌人和下属面前毫无破绽的神一般的形象，终于在无人处崩溃了。他双目通红，高声咆哮，像头发疯了狮子在船舱里狂翻乱找。

海雷丁曾以为自己能承受失去一个下属的损失，也能在任何情况下把感情控制在理智之中，但——他估错了那个孩子在自己心中的分量。

她是什么时候超越了下属的位置？又从哪里得到了扰乱他理智的力量？他又是何时……何时……

不知道，没答案。

一个有着漆黑双瞳的浑蛋小偷轻巧地钻进空隙，无声无息地翻过他心中的高墙，在那里留下了一串刻骨铭心的小脚印。

悔恨、悲痛、愤怒，一切一切冲了上来，就像许多年前，他将妹妹的骨灰抛洒在海中一样。

最终，海雷丁找到了声音的源头。

在舷窗外，在暴风骤雨中。一个苍白纤细的身影立在黑暗中，湿润的长发像海藻一样披散在肩头。不存在于世上的海妖，像一团缥缈雾气漂在海面上，沉沉浮浮。

船长，别赶我走……求你，别赶我走……我不想走……我不想走……

孤独的灵魂轻声乞求，轻轻拍着窗户，浑身湿透。

“我不会赶你走的！绝不！回来，立刻回来，永远待在我身边，我不会再让你去送死了……小东西……好孩子……尼克……”

海雷丁低声呼唤着，只怕惊散了这团雾气，张开臂膀慢慢走了过去。

“到我这儿来，来……”

然而，就在他的手碰触到玻璃的瞬间，虚幻的梦境结束了。

睁开眼，小小的脚步声，敲窗户的雪白手臂，那双漆黑的瞳，一切幻觉全都消失了，油灯在空旷的卧室里跳动，留下无数阴影。

海雷丁猛地掀开被单，跑到舷窗前推开那扇永隔阴阳的玻璃，试图将那个苍白的小灵魂放进船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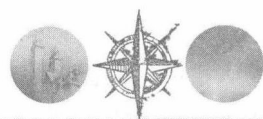
海妖 大结局 SIREN AND PIRATE

一阵凄厉的狂风卷了进来，扑面而来的暴雨让人顿时窒息。舷窗外一无所有，只有滔天黑浪咆哮着嘲笑他的想象。

傲慢的狮子付出了代价，被偷走的东西，纵有再多坚船利炮、宝马弯刀也抢不回来了。

他将在漫长的时光中，不断追忆一串无法磨灭的小小脚印。

无法磨灭。



Chapter 01

土狼

公元1517年夏 北非海岸 突尼斯

这是一片在海洋与沙漠的夹缝中生存的神奇之地，东北诸镇在椰风树影中摇曳，逸散出香料、牲畜、烧烤食物的浓烈异国气息，而西南的撒哈拉沙漠则点缀着亘古流传的死亡传说。披着黑纱的女人们头顶水罐，深邃的眼眸在面纱后若隐若现，男人们在水烟的氤氲雾气中谈论着古老的传奇故事。

空气热得令人窒息，一个赤脚的年轻混血儿抱着陶罐匆匆赶路，所经之处总是被人指指点点。他穿一件布料粗糙的无袖短衫，前面扣子敞开，精壮的手臂带着皮质护腕，腰挎一把破弯刀，典型的落魄佣兵打扮。没有人知道这个男人叫什么，也不知道他从何而来，只因为他那特殊的相貌和奇怪行为而称呼他为“土狼”，意思是丑陋又奇怪，令人讨厌的家伙。

土狼长得其实并不丑，他的身体修长而健壮，肌肉匀称有力，淡棕色皮肤像涂了橄榄油一样闪闪发亮，一头又直又黑的头发遮住了金色的眼睛。他既不像黑白混血，也不像摩尔人或阿拉伯人的后代，即使在航海贸易发达的突尼斯也没人见过这样的混血人种。

混血儿身上的湿衣服还没被热气蒸干，他是个出色的水鬼，靠闭气潜入海底捞取沉船货物为生，据说还在热内亚做雇佣兵的生意。当然一切都是传言，人们向来排斥奇怪的外来事物，土狼总是被不善的眼光瞪视、围观，却没人愿意直接跟他讲话，他也没有女人。



任何一个到了这样年龄的男子都会因为某些原始冲动开始考虑自己的终身大事了，但普通人家是绝对不会把女儿嫁给这么个怪家伙的，甚至连妓女都不做土狼的生意，她们说他金色的眼睛亮得可怕，身上还有奇怪的文身。

本来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生理问题，那就是——奴隶。

可一个处于生育期的健康女奴是不便宜的，运气好碰到奴隶贩子套现也要两枚银币一个。如果对人种、肤色、年龄和外貌有各种要求的话，那价格更是要贵上几倍，土狼是没有这个财力支付的。所以当奴隶贩子进了新货，在城里的广场上将女奴们脱光了展示的时候，他也只是和别的可怜单身汉一样，远远瞧上一眼，然后无可奈何地转头离去。

但今天显然有什么好事发生。

混血儿一改往日的落魄，脚步轻快、昂首挺胸地大步赶路，喉咙里还隐约有种哧哧的声音，像沙漠里的土狼进食时发出的兴奋笑声。怀里抱着刚刚以货易货换来的骆驼奶，背上还有各种吃食、草药，一路朝自己贫民区那间破败的小屋走去。

一个在阴凉下抽水烟的小贩好奇地问隔壁的同行：“土狼有女人了？”

“呵，你还不知道呢。听港口的奇姆说，前些天土狼从海里捞上来一个好货，是白种女人，很年轻，长得颇不错呢，只是不知是生了病还是受了伤，一直不能起床。”

“捞上来？又不是海里的人鱼！”小贩嗤了一声，喷出一口白烟，低声笑起来，“海雷丁大人想是要做北非苏丹王了，阿尔及尔那边打得火光冲天，连这边都有冲过来的木头和死人呢。怕是土狼憋得久了，趁着兵荒马乱抢了一个吧！”

同行也笑了：“谁管从哪里弄来，水鬼不就是这样，捞到手就是自己的东西。”

“可怜的妞，起不来床，是20多年积累下的火给折腾的吧！”

两个人肆无忌惮地指着土狼谈论嘲笑，但这个混血儿几乎从出生起就习惯了这样的对待，毫不在意地继续赶路。非洲有句谚语说：你不是秃鹫，就不知道它吃腐肉也觉得香甜。土狼的心里甜蜜又焦急，才不会因为这点嘲讽



而发怒呢。

“他的女人”正等着照顾呢！

想到这个词，土狼喉咙里又发出不可抑制的呵呵笑声，那两个人说错了，这个宝贝确实是他从海里捞上来的，只不过之前是受了伤意外落水而已。佣兵生意吃的是战争俘获，卖掉敌人的舰船货物后分成，如果战败的话就只能拿点饭钱。这次阿尔及尔之战，安德鲁大败，土狼一毛钱没分到，这个女孩子，就是他最大的收获。

一番急赶，土狼终于回了自己在贫民区的这间小屋子，他有双无人能敌的飞毛腿，要不是抱着奶罐，本来可以走得更快。迫切地朝窗户里望了一眼，他吁了一口气放下心来，宝贝乖乖在床上躺着呢。

土狼把木板从门框上卸下来立在一边，低头钻进了矮小昏暗的屋子。床上罩着一个帐篷样子的粗麻纱帘，这件东西是花了他不少工夫拼凑出来的，因为不想炎热滋生的苍蝇围着她的伤口打转。

他把盛有骆驼奶的陶罐放到桌上试了试，桌子只有三条半腿，用石块垫起来，有点歪，于是他干脆把奶罐放在地上，从墙角的水缸里舀了点清水刷刷碗，倒出一碗奶来，掀开纱帘钻了进去。

与其说床上躺着的是女人，不如说是个还没怎么发育成熟的女孩儿。小小的身子，胸脯只微微有一点起伏，但是土狼没有嫌弃的意思，一个女人对他这样穷得叮当响的男人来说太珍贵了。小就小，悉心喂上两年不就很好了嘛！

女孩儿的伤势非常严重，被燃烧着的桅杆砸中，左臂、左腿全都被烧伤了，还有六七处骨折，半边身体根本不能移动。土狼把她带到突尼斯的途中一直她都昏迷不醒，直到前天才醒转过来，却不怎么说话。听到有人进来，女孩儿睁开了眼睛。

多么好看的一双眼睛！清澈得好像会有小鱼从里面游出来一样。土狼心里赞叹着，他从第一眼看见她就心动了，一个死亡的精灵，在烈火中跳跃着收割生命，她的身姿和气味都让他深深迷醉。她太强大了，如果不是意外受伤，他怎么可能会有机会把海妖据为己有？



“饿了吗？有……奶，是骆驼的，新鲜的……”混血儿长久不与人讲话，这么一句问候也磕磕绊绊的。他昨天给她喂过一点面包，但她伤得厉害，立刻就吐出来了。

土狼期盼地望着，希望这张小嘴能对自己说点什么，又怕她露出厌恶的神情，像驱赶野兽一样叫他滚开。但对方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没有想说话的意思，潭水一般乌黑的大眼睛在洁白的脸上更显得深邃沉着。

土狼只好当她默认了，他半跪在床边，小心翼翼地把女孩儿的头扶起来，将骆驼奶凑到她嘴边，一口一口喂下去。土狼看着自己的手和她脸颊的肤色对比，有那么点羞惭，他那么黑，她却比碗里的骆驼奶还要白皙。

喝了小半碗，女孩儿咳起来，再喂也不张口了。土狼小心地擦了擦她的嘴角，手指抚摸过温暖柔软的皮肤，像丝绸一样滑滑的，摸上去舒服极了。他按捺不住心底的激动，赶紧把剩下的骆驼奶仰头喝了下去，她用过的碗都带着那种迷人的气息，土狼手足无措地掀开纱帘走出去，差点把自己绊倒。

他把碗扔到一边，又把早上泡好的草药捞出来甩干，放进石臼里用力舂烂，捧进纱帘里给她换药。重伤最好少移动，为了方便，床单下的女孩儿一丝不挂，土狼的脸开始发热。

她真能忍啊！烧伤的愈合过程是一种剧烈折磨，每一次换药都要把一条条旧纱布从伤口上撕下来，凝固的体液和碎裂的皮肤从肉体上生生分离出去，她常常痛得全身痉挛，能动的那只手把身下的毯子都抓破了也依然一声不吭。

土狼想，海妖以前的主人肯定非常残酷无情。她的皮肤像奶一样白皙光润，可胸口上却有深深的烙铁印记，背上是一大片可怕的鞭痕，手腕也有捆绑留下的伤。

土狼极其纳闷，拥有一个自己的女人是多么美好的事，干吗要折磨、欺负她呢？土狼看着这张忍耐的小脸，想象她被鞭打、虐待的时候是多么痛苦：双眼紧闭，睫毛颤动，背脊弓起，拳头紧紧握着，细细的手指呈现失血的苍白。

我不会打你的，我会对你好。他心里这么说，手下的动作更加温柔了。



这件宝贝，不管是原主人抛弃不要或是不小心弄丢了，只要捡到就是属于他的了！

换了药，土狼把脏污的纱布泡在水盆里，然后跑出去爬到屋顶上拿下一块新海绵。这是他从海里捞上来，等肉质烂掉以后漂洗晒干了专门给她用的。海绵吸饱水，从纤细的脖颈到腿弯，土狼仔仔细细把她因疼痛而汗湿的身子擦干净，又盖上床单。

这个穷困的家伙就只有一张床，一条毯子，一条床单，现在都给俘虏用了，他自己睡觉时就不免一无所有，像头荒野里流浪的野兽。

但这都是值得的，等她好了……土狼浑身燥热，吞着馋涎，心怦怦乱跳。要吃的肯定会吃到口，但他绝不会像那些冷酷的主人，让自己的奴隶顶着烈日出去打水、晒麦，还当众羞辱折磨她们。他的宝贝只需要在阴凉里帮忙照看摊子，或者再养两只像她一样白净可爱的小羊羔……

一般人总觉得土狼外形丑陋难看，行踪诡秘，只能捡些狮子吃剩下的残羹冷炙果腹，是种令人讨厌又悲惨的动物。

但土狼却不这么想，他自以为是理想、有目标的上进青年，日子过得很有动力。

忙完这一切，混血儿又拿出了烟叶和草药晒干扭成的干草束，引燃了闷出烟来，绕着纱帘一圈一圈转起来。这是驱除病魔和死神的巫术，古老的语言已经忘记了很多，但教给他使用草药和巫术的老巫师说，心的诚挚才是最重要的。土狼用力默念咒语，试图将神明唤来驱走困扰她的魔鬼。

请让她早日恢复健康，但也不要健康到可以把我劈成两半的程度。

请让她忘记原来的主人，乖乖听从我的命令。

请让她不要讨厌、害怕我，时常跟我说说话……

咒语念到后来，土狼已经偏离了主题，心里想得尽是自己的愿望了。

其实她对他说过话的，土狼每一个字都记得很清楚。

第一句是：“不喜欢穿鞋打？”

第二句是：“好吧，随你挑。”

土狼很懊丧地想，为什么那时候没有抓住机会好好回答她的话呢？其实



不是不想回答，而是因为女人们见到他，不是尖叫着跑开，就是一脸厌恶地让他滚远，于是从小就没怎么跟年轻女人说过话，实在太紧张。

他想告诉她，不喜欢穿鞋是因为直到变完声他才从海里捞出自己的第一双鞋，那时候他的脚掌已经适应了北非灼热的沙土。

草束终于燃到最后，土狼朝着纱帘大力挥动那个枯草把，火星四射，烟雾缭绕，不知道病魔有没有被驱走，但屋里的苍蝇和臭虫确实争相逃窜。他严肃地将结束词诵读出来：

“我的名字是——伊内，你的新主人。”

这个名字多年没人喊过，以至于他自己也要想想才能记起来。不知道神明有没有听到召唤，但就在此时，奇迹居然真的发生了。纱帘里的小人儿稍微动了动，咳嗽两声，回了他一句平淡无波的话：

“我叫尼克，你快熏死我了。”

尼克花了三天才弄明白这个奇怪的男人想干什么。刚开始她以为是被敌人生擒，接下来会有好一番折磨。这件事她猜对了，混血儿每天从她伤口上把凝结的纱布撕下来一遍，疼痛的剧烈程度简直让人想咬舌自尽，如果不是重伤动弹不得，她早就打破碗，割断了敌人的喉咙。

但接下来的事就出乎她的意料了，每次撕掉绷带后，混血儿都会用舂成泥的植物敷在她的烧伤处，这东西有不错的镇定效果，很快她就会在冰凉舒适的感觉中平静下来。接下来，男人还会仔细擦干净她的身体，然后准备软烂易消化的食物耐心地喂她吃喝。

这个神秘的土著人有双稀有的金色瞳孔，在昏暗的室内依然熠熠发亮。他几乎每时每刻都用一种令人生畏的眼神瞧着自己的俘虏，好像旱季来临时饥渴难耐的土狼一样，有种口水滴答的意味。每当他靠过来时，都会下意识地嗅嗅她的气味，摸摸她的脸，然后在陶醉而满意的微笑中露出一口野兽般的白牙，以至于尼克总是产生错觉，觉得这男人下一刻就会把她当作开胃小菜整个吃掉。

尼克想，难道他是有某种特殊爱好的变态吗？



折磨与照料交错进行了两三天，男人还是没有切下她任何部位生吃或者烹煮。尼克这才注意到，他每次触摸到自己的身体都会很激动，有时候还含混不清地喃喃着“主人、服从”之类的词语。

尼克松了口气，心想烧伤可能就应该如此治疗，而自己果然是被桅杆砸到脑袋，居然会把食欲和性欲搞错，这个怪胎不过是想要个女奴而已。她生来细胳膊细腿，只有神经特别粗疏，想通此节，便坦然接受别人的喂养照顾，根本不考虑自己正赤裸裸地躺在陌生男人的床上。

天气太热了，无论什么伤口都很难愈合。尼克的伤时轻时重，每天傍晚总会发烧，清晨热度才渐渐退下。男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居然会整夜整夜地照顾她。没什么特别有效的退热药物，他不停地给她擦身，用冰冷的井水浸泡海绵放在她的额头上。由于长期仰卧，尼克背后开始生成片的水泡，为了 avoid 恶化成褥疮，每隔一会儿男人就抱起她翻个身。

尼克静静地观察这个叫做伊内的混血儿，他似乎没有正经工作，也没有亲人朋友，每天的日程除了照顾她就是不停维修这间破到不能再破的屋子。驱赶老鼠，垫高地面以免让污水流淌进来，用捡来的木板堵上墙和屋顶的漏洞。修好屋顶的那天尼克还很可惜，因为每当伤口疼痛无法入睡的夜晚，她可以躺在床上透过屋顶的破洞数星星消遣。

比疼痛更难忍受的是空虚。

尼克总是忍不住想念海雷丁，想念他宽厚的肩膀，身上烟草、火药、皮革混合的气息以及嘴里淡淡的薄荷味道。不像这个沉默的混血儿，船长会弹琴，会讲好听的故事，在他身边的时候从来不会无聊。

但以后再也没有回去的机会了。

尼克清楚自己的伤势有多么严重，大面积烧伤渗液，左半边身体完全不能移动，如果不是伊内奇怪的医术，她大概早就挂了。即使有足够长的时间恢复，也很可能永远无法站立行走。

海妖不能战斗了，暖床也轮不到她这烂水果一样的身体。

而船长，从来不要没用的东西。

尼克几乎可以想到回去后船长会怎样待她。他会让维克多来检查身体，



确定她再也没有用处后就把她存的钱还给她，或许再加一笔丰厚的抚恤金，然后就消失踪影。

就像她曾经遇到过一个很温柔的恩客，带她回家住，给她吃喝。可过了两个月那个恩客要结婚了，她只能回到街上继续流浪。

想到这里，尼克觉得肺部像被灼烧般，连呼吸都开始变得困难。被抛弃的感觉是难以想象的，她宁愿断一条腿，失去所有积蓄，也不想再当面承受“被抛弃”痛苦。

还是被当作死掉更适合，因为人们总是怀念死人的好处。

月色柔和，星光灿烂，尼克静静地躺着数自己心脏跳动的频率。

她什么都懂。

即懂得船长的野心，也明白自己的处境。

那么为什么还是止不住地思念，在高热不退的幻觉中想象自己又回到那艘自由的船上，回到那个强壮的怀抱……